

清波雜志

別四
志

賴

清波別志

輝嘗作清波志十有二卷復省記平昔見聞尙多遺佚
鷄肋棄之似可惜乃裒爲別志三卷若夫纂錄之意則
有前序在紹熙甲寅九日淮海周輝

有南宮柱孫張甲寅大日影斷周鼎

鑿因藉之陽河斷以東爲限志三卷若夫纂錄之類

雖嘗以書或法十有二卷之旨而平昔人謂之

清波別志卷上

炎正中興七十年繇紹興至紹熙四紀閒內禪者三皆
出於勸勤授受雍容有光付託中閒奉冊寶加上尊
號及慶七十八十玉卮稱慈極東朝壽恩覃宇內不
一而足五冊后再建儲儀物炳煥高視前古自宣仁
以祖后保佑神孫功參十亂歷一百有八年慈福復
以曾祖后成禹傳於子之志立四世孫聖明纂緒宗
社乂安怡愉重闡共享天下養旦千萬祀浸厚福於
黎元誠簡策之未聞爲國家之大慶唐哉皇哉皇哉

唐哉前後典禮之盛輝在都下皆親見之若夫歌頌
鉅美追配雅頌當屬老於文學者獨是涵濡德澤廁
五朝之幸民蹈詠和平際千載之嘉會每竊自慶焉
壽皇一日言苑中臺殿皆太上時爲之未嘗有所增益
常用竹簪以護風雨唯太上到宮卽撤之太上徘徊
周覽每興依然之歎頗訝其不雅飾又指殿東橋曰
去此橋數步亦懶過去遇花開閒或飲酒令人折數
枝來看耳又云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頤養愈
勝天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是皆宰執因奏事暇

親聆聖語如是夫誠孝盡事親之道恭儉崇保邦之德皆見於躬行始終如一歷古帝王皆莫能及

淳熙肇禋總章前期霖雨浹汭齋宿太室殊未有晴意乃詔翌旦止用逍遙車入內儀仗排立竝放宰臣密令少畱黃昏後俄重陰席卷中夜行禮月色如晝復詔入內仍乘玉輅迄成釐事天地清霽都人歡呼禮成在庭臣例進詩賀是時篇詠類用敬天事蓋著上心敬畏天意鄉答之實抑因前此上謂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取尙書中所載天事編爲兩

圖仍疏經傳語於其下朝夕觀覽以自儆故茲羣臣
引用於慶成詩尤爲切當云

神宗與韓維論治道維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有
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頃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
任使當察其才而取之量才而用之壽皇曰朕以無
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不私大哉王
言蚤正素定於取人用才之道無餘蘊矣故當從臣
獻替之次玉音復舉似焉要知天下皆當處以無心
豈專爲功名設

徽宗嘗對輔臣語及元祐紹聖事皆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扶偏救弊至於兩黨之人但當區別邪正勿以彼時此時爲閒乃改元曰建中靖國未幾改崇寧時事復變淳熙閒壽皇論古之朋黨曰朕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唯理之所在而已是爲至當不易之論向來宰執去國凡所引用人才悉隨罷免令用舍進退一本之是非之公詒謀垂裕聖模宏遠朋邪雖未盡去亦焉能害我治哉

建隆肇造區夏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

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使諸道之
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輕重之患所
以能削平僭僞馴至丕平後世養兵日多所費日廣
邦儲民力欲不困得乎不但戰勝功伐皆莫望於前
烈也

舊無內臣爲承受慶歷五年詔以入內供奉官康德用
爲河東經略司走馬承受公事從判并州夏竦請也
熙寧閒詔鑄諸路走馬承受朱記給之拘收元給奉
使印故事走馬承受書銜曰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

受後任是職者惡有所隸陰於衙內除去都總管司
字崇寧初亦詔諸路走馬承受止令奏報公事不得
侵預邊事軍政以違制論迨至政宣閒一時權倖皆
自此進氣歆赫然都總管反趨承之不暇童貫爲承
受至當三路兵鈐庭參之禮

政和三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言本宮每遇正月
初四日爲創業之日修齋設醮乞置節名詔以開基
爲名前此亦詔藝祖啟運創業應天順人踐祚之初
實曰陳橋其地今爲傳舍非所以稱顯揚祖烈之意

宜卽其地建道觀賜名顯烈從京畿運判曾讜之請
仍詔李邴撰記時大觀元年也事竊相類議者惜若
蒙不知援此以爲言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河之外
邛部川蠻青羌部落皆唐八詔族帳涉水不用舟楫
止束蒲葦以濟魑髻冬夏披氈以蔽體旣通中國互
市獐獮良費羈縻河下流舊接雅州透嘉陵江石佛
下後天產山險橫截遂不通漢境西南備邊錄載藝
祖旣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巂上命取地圖視

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卽今之疆界也河濱舊有劃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毘陵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方卽金城可恃之險謂此也

八詔者隋時永昌姚州聞有蒙舍詔蒙雋詔越析詔浪穹詔施浪詔遼賧詔又有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其後二族爲閣羅鳳所滅獨有六詔南方之夷惟南詔最大夷語謂王爲詔或曰當六詔皆在歲有事天子各賜一詔故曰八詔

東南士大夫尙川墨蒲大韶恭州樂溫人壻文子安梁
杲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價高蒲麤而損梁
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攜以來者皆蒲墨也雖均名
川墨而工製異此外有幸屋又居蒲下其家無人輝
惡札初無所擇或得數片但知光而黑爲貴莫辨精
麤隨爲人取去乏則復取於人非磨墨墨磨人何用
儲蓄之多士有此癖者愛護甚至梅霖月至垂於腋
下行步若環佩聲雖曰貴陳久寘不用終爲棄物今
日試梁墨因書所聞

巴蜀風物之盛或者言過其實東南士大夫自彼歸皆有土曠人稀之語頃有叩蜀事於張子公文定公者亦以此答然海棠富豔江浙則無之成都燕王宮碧鷄坊尤名奇特客云碧鷄王氏亭館先中植一株繼益於四隅歲久繁盛表延至三兩閒屋下瞰覆冒錦繡爲一城春遊之冠石湖范致能詞碧鷄坊裏花如屋只爲海棠也合來西蜀謂是也輝早有劍南之興迫今遲暮豈容遐征第誦諸公詩恍若神遊浣花不知身猶遠於萬里也

天聖元年虞部員外郎祕閣校理韓義落職爲司封員外郎同判興州以賦山水石詩獨鄙惡故也蓋先詔中書第其優劣乃出之當國家太平全盛際畱意篇章唐亦尙騷雅如春城飛花春日得衣等句悉被褒賞語不工者但有惡詩何用進之諄未聞顯寘黜典如斯爾後學士大夫類以詩鳴格律日益新奇遂收激勵之效乾道閒工部侍郎胡銓言隆興之初仰承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曰可具姓名來後竟未知所具姓名爲誰壽皇聖帝蓋亦知詩